

# 也说『娘要嫁人』

严修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谚语，多用来比喻必然发生、无法阻挡的事情，只能听之任之，顺其自然。

然而对“要嫁人”的“娘”，人们理解的含义却存在分歧。

“娘”是个多义词，主要义项有三：

1. 母。《广韵·阳韵》：“孃（娘），母称。”《古今韵会举要·阳韵》：“娘，母称曰娘。”例如，《乐府诗集·木兰诗》：“且辞爷孃（娘）去，暮宿黄河边。”杜甫《兵车行》：“爷孃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2. 年轻姑娘。《玉篇·女部》：“娘，少女之号。”例如，《乐府诗集·子夜歌》：“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王实甫《西厢记》：“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
3. 妇女通称。例如，鲁迅《故事新编·理水》：“现在哪一个衙门里也不敢放娘儿们进去。”这个义项常常作为词素出现在复合词里，如“船娘”“厨娘”“伴娘”“老板娘”。

“娘要嫁人”中的“娘”，属于哪个义项？有第一义项同第二义项之争。

主张第一义项的，认为“娘”指寡母。

《中国俗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新一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条说：“娘，寡母。就像天要下雨一样，寡妇决意要嫁人，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多泛指了心要干某事的人很难劝阻。”

民间曾流传一个典故，说这谚语来源于古代状元兼驸马朱耀宗的寡母陈秀英坚持再嫁的故事。在莆剧、越剧、淮剧、婺剧等地方剧中，都有《天要落雨娘要嫁》的剧目，叙述清代书生杜文（或作杜斯文）的寡母林氏再嫁的故事。

主张第二义项的，认为“娘”指未婚的年轻姑娘。

清代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二“天要落雨娘要嫁人”条云：“天，纯阳无阴，要落雨则阳之求阴也；娘，孤阴无阳，要嫁人则阴之求阳也。如矢赴的，如浆点腐，其理如是，其势如是。”他是利用古老的阴阳五行说来解说这个谚语的。

最近播放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第29集中，有个有趣的镜头：辜鸿铭、刘师培、黄侃三位国儒，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闲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谚语，辜鸿铭根据王有光《吴下谚联》的说法，断定“孤阴无阳”的“娘”，“应是未出阁的黄花大姑娘”。天要下雨是天道，未婚女子要出嫁是人道，“天道人道这两者是不可抗拒的”。

王有光和辜鸿铭两位前贤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可以接受。我还想略作一点补充：

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角度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大不中留，强留变成仇”，大姑娘要出嫁，与天要落雨一样，具有必然性，是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不可避免、一定不移的趋势。特别是在封建时代，寡母再嫁只是偶然性，在事物发展变化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是偶尔发生的小概率的事。

从谚语结构形式的角度看，许多谚语经常是两句平行并列，形成对偶，而且两者有比喻关系，含有内在的相似性。例如：

“儿大分家，树大分叉。”

“虱多不痒，债多不愁。”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谚语的结构形式，同上面几例是一样的。老天爷要下雨与天姑娘要出嫁，具有比喻关系，两者有相似之处。老天爷下雨与寡母要嫁人，两者没有相似之处，不能形成比喻关系。

可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的“娘”，理解为待字闺中的大姑娘，比较符合这个谚语的本意。

看到莫言先生的两页诗札，从第一句看起，觉得诗句熟悉，继续看下去，会心地笑起来。这是莫言以楷书抄录的周退密先生七古《八和邀公述近所患病风状》：

我生东海滨，非鱼不媚口。  
忆过鲍鱼肆，鳞介靡不有。  
欲攫爪伸猫，欲吞嘴张狗。  
终于食鲟鱼，引发痛风陡。  
迷阳行却曲，起立撑双手。  
缓若蜗牛爬，疾渐蚂蚁走。  
上策三十六，极限九十九。  
愿将千金囊，换彼大白酒。  
愿登千仞冈，故作狮子吼。  
一吼闻阖开，再吼混沌剖。  
急挽天河水，一洗人间丑。  
海客谈瀛洲，怪力夫子否。

然后，以行草书跋之：“从朋友圈中读到大方家瑞田仁兄写上海周公退密文章甚为喜欢，于是恭录文中所引周公古风一首。此诗风骨凛然，辞顺意平，正乃大师气象也。庚子岁将尽时书于京。莫言。”

莫言以新颖的目光看待书法，以传统的心态体味书法，结果是，他与最初感性的毛笔书写拉开了距离，进而感知中国书法的文化内涵，开始新一轮的秉笔临帖，领悟到传统书法的神韵，笔端有了新的展现和新的意境。莫言楷书《八和邀公述近所患病风状》，是典型的人文书法，笔墨相合，书文共振，风采独具。周退密先生的五言古风，是“私人化”写作，不激不戾，平淡中蕴含生命的波澜。因此，莫言先生在诗中看到了“风骨凛然”“辞顺意平，正乃大师气象”。于是，他以楷书录之。这幅楷书近作书写难度较大，艺术成就较高，洞识到诗歌“风骨凛然”的同时，也有了“风骨凛然”的笔墨表达。莫言楷书有着独有的语言特点，中宫紧促的结字，气韵勃发的点画，胎息唐楷、北碑的意蕴，线质硬朗，笔势奇崛，书卷气徐徐而来。读莫言先生的楷书，想到虞世南所言的一段话：“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周退密是学贯中西的诗人、书法家，他的身上集合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的双重人格，不谄媚，不谀世，安静、平和；他的诗，语言峻洁，意致朗透，剖析自我，辞意幽长；他的书法用笔坚实，笔画沉稳，结字稳固，又不失生动、飘逸。1914年，周退密生于浙江宁波。在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大同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执教。自黑龙江返回上海工作，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法语，并参与《法汉辞典》的编撰工作，在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同时涉足法律理论。

周退密写诗，有童子功。童年入私塾清芬馆习诗文，读诗经。1981年，67岁的周先生退休后，专注诗词与书法，他的晚年，创造了生命的奇迹。2020年7月16日，周退密先生在上海仙逝，享年107岁。

我写了《周退密与诗》纪念退密老，刊发在2021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杂志，同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莫言先生看到了这篇文章，对周退密五古《八和邀公述近所患病风状》给予高度评价，亲笔抄录。他以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周退密先生的纪念。

《八和邀公述近所患病风状》写于2010年，周退密96岁。这一年，周退密先生在写给我的手札中，表示自己的诗词不求有为而为之，是一个人的声音而已。的确，《八和邀公述近所患病风状》就是对生活的审视与思考，并有着超越生活本身的认知与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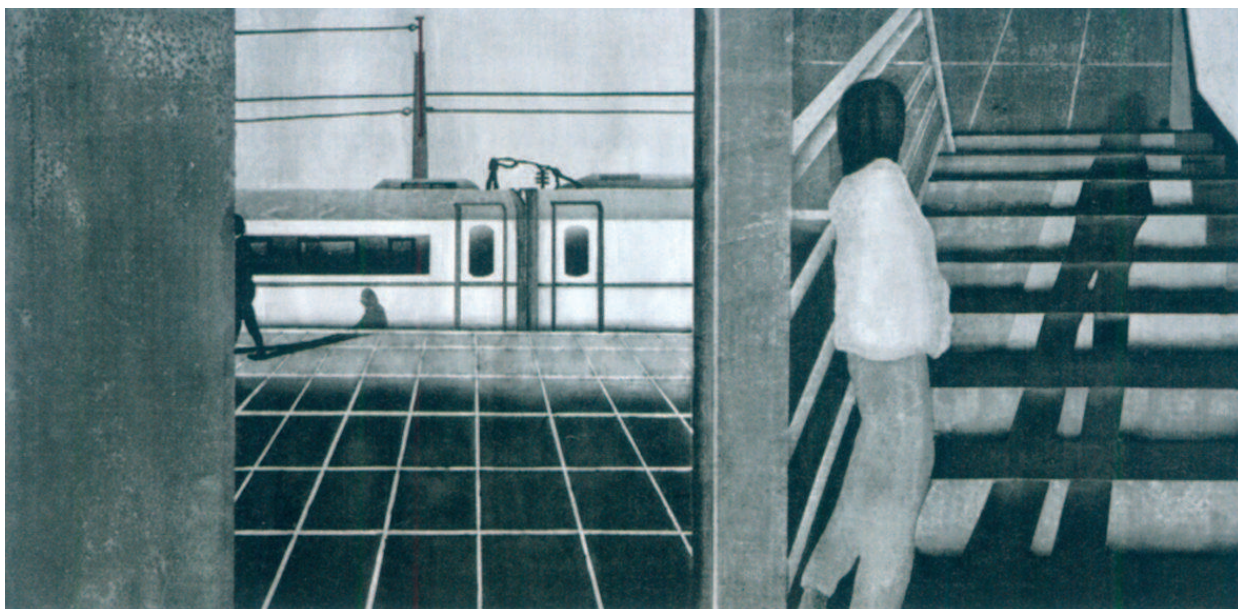
我看到莫言先生抄录的《八和邀公述近所患病风状》似有所悟。近来，莫言沉迷书法，情系旧体诗，体现了传统文人士足的趣味。2019年秋天，莫言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两首

## 笔会

远方·独白

(版画)

吴晓娟



# 怀念年轻时一场说走就走的出行

李新

那年暑假我到淮北市作家协会开了一张介绍信，带着这张介绍信到濉溪县几处走走逛逛。

我虽是濉溪县人，但小时候只限于火集、赵集这两个集之间的区域，对其他地方并不熟悉，参加工作在淮北市，又是教书的，脚步丈量的范围非常狭窄。出席文学创作研讨会，受其他作者启发，我感觉到文学作品应该是有根的，它的根应该扎在故乡。濉溪是我的故乡，可我对故乡并不熟悉，于是想到濉溪大地走走一遭。

我先去的铁佛。

那时叫铁佛寺。乡北原有一唐代古寺，寺内大雄宝殿有三尊佛像，中间最大的一尊为铁铸成，寺以铁佛像得名“铁佛寺”，寺南村庄也以铁佛像得名“铁佛”。接待我的是通讯员李天真。李天真的通讯报道我在《淮北报》上经常见到，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者，是农民“记者”。我们中午在区公所吃饭。一道红烧肉非常好吃，肥而不腻，厨师是劳改出来的，他说他在劳改队里学会的唯一手艺就是烧红烧肉。因为不胜酒力，经不住劝，我喝酒喝多了，在天真家一觉睡到天黑。后在天真家随便吃顿饭，就和他一起来到涂河边，脚下是隋堤，夏风清凉，涂河寂静无语。

据天真说铁佛唯一具有文化的地方是卧龙湖，卧龙湖上有卧龙桥，仅传说而已；又说铁佛西北是樊哙的封地，史上无考。我觉得也没啥，第二天就告别天真，往临涣去。

临涣镇安排我吃住在一户农家。同时吃住在这里的还有从县里下来的

老温。老温说他是县里派来调研的。女房东给我们送来烙馍和菜，挺合胃口。饭后，老温说：“走，出去走走。”我们就来到灯火亮堂的老街。这里整个是喝茶的，房子破旧，粉墙黛瓦，飞檐翘角，但茶的生意很红火，三三两两的老者在那里喝茶、聊天，非常惬意。喝茶是南方人的习惯，在北方有这样一条老茶街，很特殊。我们坐了一会，老温说：“太晚了，回去吧。”我就跟他回去了。第二天早上，老温要告别房东回县城了，对我说：“付人家大嫂五块钱。”我这才知道，下乡干部有了良好的作风，不吃白食，吃老百姓的饭要付钱的。我赶紧付给女房东五块钱。

我还想到老街去看看。一例的老房子，大概是明清时期的建筑，房上的瓦随时要倾塌下来的样子，靠圆滚滚的木柱颤颤巍巍地撑着。你说要喝茶，店主便走出来给你摆上一壶，置放茶盅，让你自斟自饮，喝完再冲，不管喝多久，不贵，三毛钱。那茶算不得什么好茶，六安茶棒，但喝到嘴里，口感极好，温而甘醇，厚重，有回味。我不懂茶道，只记得在海南岛，冲一壶红茶，切一盘油炸饼，就茶吃了，那味道超好。只是在平时，我是不喝茶的，生怕晚上睡不着觉。我的目的不是喝茶，是想找当地人聊天。来喝茶的多是闲人，条件不计，板凳不够，搬块砖头坐着也能喝茶，赶集的，草帽脱下来了，蹲在一角也能喝茶。喝茶就是为了打发时间，等喝得差不多了，看看太阳，到天正中了，再掂起草帽回家。我听他们聊得起劲，说这临涣街，传

说得很多，听说过“二百架葡萄”吗？原来是两块碑架一棵葡萄，当地人“百”读作“碑”。听说过“六十四眼桥”吗？原来是临涣古城内外有六十四孔，其间以桥相连。临涣人幽默得很哪！这幽默与汪伦的“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有得一拼。

临涣古称铨，《史记》中有记载。当地人称铨城。也就是临涣在古代不是镇，也不是乡，是县哪！临涣西北角有古城墙，我到上面走一趟，当时荒草萋萋，和我们看到的普通土堤没什么两样，但有垛口和烽火台，可以证明它是城而不是堤。

临涣在春秋时属宋国。当时这里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叫蹇叔，学过高中课文《秦晋崤之战》的，都知道“蹇叔哭师”。蹇叔能为秦穆公重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家百里奚非常欣赏他。百里奚自幼家贫，在齐游学时常乞食于人，为蹇叔收留，因得不到齐的任用，投奔虞国，为大夫。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虞君不听百里奚言，为晋所灭，百里奚被俘。秦穆公求婚于晋，晋献公将百里奚作为陪嫁臣送秦。百里奚不堪其辱，逃回故乡南阳，被楚人所执以牧牛为生。秦穆公知百里奚贤，遂以缉拿逃奴为由，用奴隶身价——五张黑色公羊皮将他赎回，拜为大夫，因号“五羖大夫”。可百里奚毕竟年龄大了，就谦让说：“我比不上我的朋友蹇叔，蹇叔有才能，可是世人没有人知道。我曾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向轻地的人讨饭吃，蹇叔收留了我。我因而想事奉齐国国君无知，蹇叔阻止了我，我得以躲过了齐国发生

改变的那场灾难，于是到了周朝。周王子颓喜爱牛，我凭着养牛的本领求取禄位，颇想任用我时，蹇叔劝阻我，我离开了颓，才没有跟颓一起被杀；事奉虞君时，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实在心里喜欢利禄和爵位，就暂时留下了。我两次听了蹇叔的话，都得以逃脱险境；一次没听，就遇上了这次因虞君亡国而遭擒的灾难；因此我知道蹇叔有才能。”于是秦穆公遣公子絮假作商人，以重币聘蹇叔，让他当了上大夫。

我由人带领，专门去镇东拜谒了蹇叔墓。墓碑本来被人拿去垫猪圈了，修墓时派人重新挖了出来。蹇叔原先的墓也给日本人挖过了，现仅剩一堆黄土而已。碑是民国三十三年重修的，碑文有云：“涣镇，古铨城，蹇叔故里也，城东里许其墓在焉。”“蹇叔仕秦，相秦穆公，丰功伟烈详于史册，流风遗泽系于人心，综计生平，自有永垂不朽者，在身后，冢墓似无关轻重耳。”

晋时临涣归谯郡，“竹林七贤”之一嵇康是此地人，东晋时“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戴逵也是此地人。临涣可谓地灵人杰。

临涣文昌宫曾是淮海战役总前委驻地。总前委本来不在此地，是在东边距离这里二十多里的小李庄。小李庄我也去过，当时临时作为总前委驻地的是李姓人家，也辟作了纪念馆，看门的老人也姓李，说这本来是李大伯的院子。院子中有棵石榴树，那棵石榴树、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合影的著名照片，就是在

这里那照的，谁能搞清楚？看门老人说当时不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是大官。后来国民党飞机来轰炸了，总前委就转移到了临涣文昌宫。文昌宫里陈列着当时总前委的有关资料和实物。

我到了濉溪南端的双堆集。双堆集有名也在于淮海战役，有一场著名的战役是双堆集战役。双堆集也有淮海战役纪念馆，和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相仿，馆门口立着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华儿女们永远记着，你们的幸福是先烈用血换来的。”

我还到了双堆区的最南端陈集，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水。这个一眼望四县（濉溪、宿县、怀远、蒙城）的地方，年年遭受洪涝灾害的侵袭。我采访了部分乡干部，也到灾区实地察看，回来后写了篇《今日陈集》。

这次说走就走的出行，我跑了大半个县，还下了矿，深入煤矿工人作业的掌子面，坐了“猴车”，体验了一回煤矿工人的地下生活。在下面竟听到了我的传奇。我是写散文的，濉溪县科协也有个李新常写通讯报道。那位李新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说“你的散文我太爱读了”，那位李新很老成，说：“我不是那个李新，那个李新我也认识。我是写新闻的。”

女孩子听说不是那个李新，于是就与他分手了。真是假我没找写新闻的李新核实过。不过，这次出行的过程中，我跟我刚处不久的对象写了封信，回来我们的感情升温了，不久就结了婚。